



康文年書國中新

著 國 榮 楊

想思的墨孔

店書聯三知新·書讀·活生



2 019 4897 3



庫文年青國中薪

想 思 的 墨 孔

第 一 國 結 選



知新·書讀·活生



318·C48·36K·P·144·\$4.2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一九五〇年五月第一版

星光印刷廠承印

北京造0061—5000册

“總 經 理 處”

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

“各 地 分 店”

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

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

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漢口

目次

上 孔子的思想

第一節 孔子的一生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節 孔子的世界觀……………八

第三節 安定社會既成秩序的方針……………一五

第四節 鞏固貴族政權的方法……………二〇

第五節 論靈魂和命運……………二七

第六節 論人性和他的教育主旨……………三四

第七節 漂亮的辦法……………四六

下 墨子的思想

第一節	墨子的生平	五
第二節	墨子的世界觀	七
第三節	墨子的了解事物的三條方法	七
第四節	「偏愛」「全面愛」與「反侵略」	六七
第五節	反命運與宣傳上帝鬼神的用意	九五
第六節	墨子的教育方針	一〇四
第七節	墨子的經濟主張	一〇九
第八節	墨子的政治主張	二六

第一節 孔子的一生

他的簡

歷

孔老先生，大家都知道的人物，大家都稱他做孔子，有時又稱他做孔聖人。

他名丘，號仲尼。祖先本是宋國貴族，本是宋國人，到他父親——鄭叔紇——做

了魯國鄆邑的大夫，才為魯國人。他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，死在公元前四七九年。

他家到他手裏已是沒落，所以在他年輕的時候，做過些被認為下賤的事，幫人家記過賬，又幫人家看管過牛羊。直到五十二歲時才做了魯國的司寇，做得不怎麼得意，三個月便下了台，死的時候七十三歲。

【參證】 祖先弗父何，宋閔公的兒子，厲公的長兄。他本當做宋君的，沒有做，便讓給

他的弟弟了。他的曾孫正考父，輔佐過戴公武公和宣公。正考父的兒子——孔父嘉——做過宋國

的大司馬，即左隱三年「宋穆公疾，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」的孔父。據崔東壁的洙泗考

信錄：鄭，魯邑，叔其字，紇其名，猶云衛叔封申叔時也。左傳作鄭叔紇（見左襄十年及十七年

），史記作叔梁紇，當以左傳為是。生即周靈王二十一年——魯襄公二十二年，死即周敬王

四十一年——魯哀公十六年。孔子曾說：「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」（論語子罕）又孟子

云：「孔子嘗爲委吏矣，曰：會計當而已矣；嘗爲乘田矣，曰：牛羊茁壯長而已矣。」（萬章篇）

●史記孔子世家云：「孔子與聞國三月，齊人聞而懼，……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，……遣魯君，……孔子遂行。」

殺少正卯和
墮纓三都

他老先生做魯國的司寇，所作所爲，就好像周公旦●，又嚴厲，又毒辣。他上台剛只有七天，就把魯國的一位革新派人士，叫做少正卯的捉來殺了。他宣布少正卯的罪狀是這樣的：

（一）聚衆結社，

（二）鼓吹邪說，

（三）淆亂是非●。

在這三大罪名之下，就把少正卯的性命結果了。

這可見他老先生對當時的進步人士是怎樣的不留情的。

從做魯司寇下台不久，他又做了件自命得意的事。

當時魯國的新興力量，如孟孫叔孫和季孫他們，各自從發展中建立起了自己的都城。比如：

孟孫建築有成都，叔孫建築有郕都和季孫建築有費都。

在奴隸制社會裏，都市統治着鄉村的，有了都市即等於有了一個最高統治權的所在地，即等於另

外有了一個獨立的國家。古代歐洲的希臘羅馬社會就是如此。

現在的魯國既然多起都市來，那不是就等於多了幾個最高統治權的所在地，不就是折散了國家的統治權嗎？

孔老先生早就對這事感到不舒服，只是沒有得着機會把它解決。

後來他串通他的滿足——子路——把這事幹成了。首先墮燮了叔孫的邱都，接着又墮燮了季孫的費都；他引為遺憾的，就是孟孫的成都，大概是因為孟孫防守得相當堅固吧；沒有墮燮得掉。●

【參證】

●從尙書中的康誥、酒誥、梓材、召誥、洛誥多士和多方諸篇看，可知周公旦對付殷民族的手段是如何的厲害與毒辣，他除把他們當作奴隸使用外，又把他們遷到洛邑，叫他的兄弟——康叔——去看管，不聽話的就用嚴刑峻罰。●荀子宥坐篇：「孔子為魯攝相，朝七日而誅少正卯。門人進問曰：『夫少正卯，魯之聞人也，夫子為政而始誅之，得無失乎！』孔子曰：

『居，吾語汝。其故人有惡者五，而盜竊不與焉。一曰心達而險，二曰行辟而堅，三曰言偽而辯，四曰記醜而博，五曰順非而澤，此五者，有一於人，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，而少正卯兼有之。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，言談足以飾邪營衆，強足以反是獨立，此小人之桀雄也，不可不誅也。』

●左定二十二年云：「仲由為季氏宰，將墮三都，於是叔孫氏墮郈。季氏將墮費，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，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，登武子之臺，費人攻之，弗克。入及公側，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，費人北，國人追之，敗諸姑蔑，二子奔衛，遂墮費。將墮成，公斂處父驪」

孟孫：「墮成，齊人必至於北門，且成，孟氏之保障也；無成，是無孟氏也；子爲不知，我將不墮。」冬十二月公圍成，弗克。」又公羊傳載：「孔子行乎季孫，三月不違。曰：『家不藏甲，邑無百雉之城。』於是帥師墮郕，帥師墮費。」

爲新興勢

力所不滿

之後，他老先生便到衛國。

望。

在衛國住了五年，其間雖一再請人援引，想得到衛君的大用，但結果是失

於是想到陳國去。

不料經過宋國時，他又不識相地和他的門弟子在一棵大樹下面練習禮節，宋司馬桓魋本來就不滿意於他的這一套，現在聽到他來到一棵大樹下面練習，便叫人把那棵大樹砍伐了；孔老先生也就嚇起跑了。

到了陳國，又弄得難爲情得很，不僅上上下下都不理他，並且還不給他和他的門弟子的飯吃，使得他們餓了好幾天的肚子。

後來打定主意，只好經衛回魯。

當走過衛國時，又野心勃勃起來，又打算拿一套正名分的辦法去主持衛政，大概是遭受了衛國的進步力量的抨擊，竟又沒有見用。

【參證】

●「王孫賈（衛大夫）問曰：『與其媚於奧（指近臣），寧媚於宦（意諷孔子媚己），」

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不然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（八佾）又：「……於衛主（親也）顏驪由（衛大夫）。彌子（即彌子瑕，衛君寵臣）之妻與子路之妻，兄弟也。彌子謂子路曰：『孔子主我，衛卿可得也。』子路以告，孔子曰：『有命。』」（孟子萬章）②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（述而）又：「孔子不悅於魯衛，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，微服而過宋。」（孟子萬章）又：「孔子去衛適曹，去曹適宋，與弟子習禮大樹下，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，拔其樹，孔子去。」（史記世家）又：「孔子過宋，與弟子習禮於樹下，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，去適於野。」（藝文類義引典略）③「在陳絕糧，……」（衛靈公）又：「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，無上下之交也。」（孟子）又：「孔子……厄於陳蔡之間，七日不火食，藜羹不糲，弟子皆有飢色。」（荀子宥坐）④「子路曰：『衛君（即出公轅）待子而為政，子將奚先？』子曰：『必也正名乎！』……」（子路）

企圖
最後的

且那時的社會正在變動，奴隸制正趨沒落，封建制則正在那里開始發芽。但是，我們的孔老先生，到底是出身於舊的貴族階級，他非常地不甘心舊的社會就這樣沒落下去，總在想方法設計把這一舊的社會維護住。

他的方針，就是——

天天講究正名分，

天天講究習禮儀；

想這樣，把一般人仍然分等級的納入舊的社會圈子；就是說：貴族總是貴族，奴隸總是奴隸。

這一來，惹起一般有見地的人士對於他的不滿意。

比如：

許多有遠見的自由民，如長沮桀溺和晨門荷蕢之流，他們都罵他不達時務，曉得時勢不可挽回，

偏要來這樣蠻幹②。

還有一位丈人把他罵的更不客氣，說他四肢既不勞動，五穀也分不清楚③。

意思也就是他只是個舊社會的幫閒階級。

有一次：

鄭國發生一次奴隸暴動，奴隸們進攻鄭國的禁地——蕞澤，結果為鄭國的一位幫忙者——游吉把這事削平，並將所有進攻的奴隸都殺光了。

我們的幫閒者聽到了，稱快似的這樣說：

好呀！待遇奴隸們寬了，所以奴隸們才暴動；現在這樣嚴厲處置，真是好呀④！

回到魯國。

忽然聽到齊國的陳成子把齊簡公殺了，他老先生馬上走去告訴魯君說：這是怎麼樣的「犯上作亂」呀！你趕快發兵去討伐吧？

魯君大概是估計自己的力量不夠，他雖然幫閒似地這樣討好，但魯君並沒有理喻他⑤。碰了這麼一個釘子，他老先生當然感到不舒服。

於是他老先生只得採取消極的辦法，用他的這套守舊的觀點，除把所留下來的典籍——如詩之類——編纂一番外，還編訂了一部正名分的春秋，他想這一來，許多他所認為的「亂臣賊子」——實際上是當時的新興勢力，就不敢亂動了，就得規規矩矩，上是上，下是下。

並且他還招收了許多門弟子，在口頭上又把他的這一套講授給門弟子聽，叫門弟子跟着他的方向跑，依照他所講的來致力復興運動。

孔老先生的事蹟，孔老先生的願望，就是如此。

【參證】 ●自殷周以來，土地均屬王有，所以說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」；後從西周末起便逐漸向私有方面轉化，如當時山林藪澤之列為禁地（據孟子云：文王時是「澤梁無禁」的），就是說後來諸侯把除王田之外的許多荒地——如山林藪澤之類——據為私有了，所以諸侯們把它列為禁地。到春秋時代，就是原來的公室諸侯也趨沒落，大夫陪臣也將土地據為私有，並且到了土地私有現象擴張，公室無法靠耕奴生產來維持生活的時候，於是不得不明白地確定土地的私有，藉以用抽收租稅來維持公室的開支。這是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的基本原因。同時由奴隸生產轉變而為抽收租稅，也就說明當時社會正由古代制向封建制轉化。 ●桀溺說他：「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（意即一般趨勢如此，非人力所可挽回）？」（微子）晨門的人說他：「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？」（憲問）荷蕢的人則斥他：「鄙哉！硜硜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，淺則揭（引詩以說明人們應當隨時變化）。」（同前）這許多話，都是叫孔子識時勢，不可倒行

逆施。●「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（老子），以杖倚篠（竹器）。子路問曰：『子見夫子乎？』丈人曰：『四體不動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』植（立）其杖而芸（去草）。」（微子）●左昭二十年傳云：「鄭國多盜，取人於萑苻之澤。太叔……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，盡殺之，盜少止。仲尼曰：『善哉！政寬則民慢，慢則糾之以猛。……』」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中亦云：「鄭少年相率爲盜，處於蘩澤，將遂以爲鄭禍。游吉率車騎與戰，一日一夜，僅能克之。」●「陳成子弑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『陳恆弑其君，請討之！』公曰：『告夫三子。』孔子曰：『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』……」（憲問）又左哀十年亦載此事。●孟子滕文公篇云：「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，孔子懼，作春秋，春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『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；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』」他意思就是叫人讀了這部大著之後，能肅然起敬，不敢向舊社會進攻。

第二節 孔子的世界觀

他的所謂
「堯」

方面。

當時的貴族和自由民是屬於所謂君子的一方面，但奴隸們是屬於所謂小人的一

孔老先生對於這兩方面的情形都看得很清楚。

他知道君子的生活非常優裕；稍有不優裕的，也頂多不過和他的高足——顏回那樣，然而顏回尚且有陋巷可居，有一簞食可吃，一瓢飲可喝，生活大可以過下去①。

即使生活真有比較難過的，像晉國的冀卻缺一樣，他享有一部分土地，他可以自由在地耕作，也很可以自由自在過活②。

所以君子的心胸可以寬大③，對於自己有沒有飯吃大可以不必去顧慮。

所要顧慮的只是「道」④。

為什麼君子要顧慮這所謂「道」呢？

這就關乎小人一方面的問題了。

小人與君子適得其反。

小人的生活就非常的過不下去，有如牛馬，所以不免時常着急，時時恐懼；生活上沒有君子顯得那麼安閑，那麼想得開⑤。

於是他們終日只知道怎麼樣來打生活上的主意⑥；打不到手，就不免有點憤憤不平，不說好話⑦，就這樣還算好的！

倘使生活被鞭策得直緊，他們就會不老實⑧，就會同流合污成羣結黨的擾攘起來⑨。這一來，君子可就怕了。

他們就不能不來想辦法。

君子所顧慮的「道」就是這個「道」。

【參證】

●「子曰：『賢哉！』」

（飯器）食。

（飲器）飲，在陋巷（即一畝之宮，環

堵之室）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，賢哉回也。」（雍也）

●「子曰：『君相敬如賓，曰季使過冀，見之，問之，言諸文公。』」

（雅也）

●「晉卻缺釋於冀，其妻饒之，相敬如賓，曰季使過冀，見之，問之，言諸文公。」（見左傳）

●「子曰：『君子坦蕩蕩（寬廣），……』」（述而）

●「子曰：『君子不謀食；耕也，饒在其中矣；學也，祿在其中矣；君子憂道不憂貧。』」（衛靈公）

●「子曰：『……小人喻於利。』」又「……小人喻於利，……」（均見聖仁）

●「子曰：『……小人比（阿黨）而不問（不忠信），……』」（為政）

●「子曰：『……小人比（阿黨）而不問（不忠信），……』」（為政）

●「子曰：『……小人比（阿黨）而不問（不忠信），……』」（為政）

●「子曰：『……小人比（阿黨）而不問（不忠信），……』」（為政）

●「子曰：『……小人比（阿黨）而不問（不忠信），……』」（為政）

●「子曰：『……小人比（阿黨）而不問（不忠信），……』」（為政）

●「子曰：『……小人比（阿黨）而不問（不忠信），……』」（為政）

●「子曰：『……小人比（阿黨）而不問（不忠信），……』」（為政）

●「子曰：『……小人比（阿黨）而不問（不忠信），……』」（為政）

●「子曰：『……小人比（阿黨）而不問（不忠信），……』」（為政）

●「子曰：『……小人比（阿黨）而不問（不忠信），……』」（為政）

●「子曰：『……小人比（阿黨）而不問（不忠信），……』」（為政）

有道的國家，政權不能分得做大夫的有份。

有道的國家，人民不得自由集會結社，亂批評當局。

前一條的規定頗為圓滑。就天子來說，或就國君來說都可以，都可以說政權不能分得做大夫的有份。不過，看他說這話的情勢，大概是對國君說的。原因就是魯國的政權在那時已不在魯君的手裏，已逐漸落到進步的大夫手裏呀！

後一條的規定甚是具體。

腐朽了的國君政權本來就不穩，就很動搖，如果再加上人民的批評，那還得了嗎？馬上就要坍台。所以他老先生認為這一條的規定甚是合理的。

本來他老先生對於這「人民」的印象就不很佳，他們來說話，來批評；他們配說什麼話，配批評什麼呢？

他老先生不是這樣說嗎：

「人民只可以供驅使，決不可以和他們多囉唆！」

和他們多囉唆，把他們囉唆得會說話了，他們就會亂批評起來，他們亂批評起來，國君的政權就要遭傾覆呀！他老先生非常痛恨的就是這一着。

上面只是對於什麼是「有道」和什麼是「沒有道」作了一個消極的規定。

當然這還不夠，他老先生還有積極和具體的辦法：

辦法中的一個，前面已略略提到過，就是正定名分①；

另外一個，就是倡導把原有的階級區分恢復起來②。

當時臣子殺國君，兒子殺老子的事不是層見疊出嗎？

如：

衛臣州吁殺了衛君完；而楚世子商臣殺了楚君顓，不但是臣子殺國君，並且還是兒子殺老子③。

這許多都是實際例子。

就這樣，孔老先生認為非正定名分不可。

他的意思，要從正定名分中來做到：

君是君，臣是臣，父親是父親，兒子是兒子。

這才是名分不亂。

像那臣子殺國君，兒子殺老子，那就是名分亂了。

名分亂了，可就危險。

你倉庫裏所儲存的食米就會靠不住，就分得你吃不到手，所謂「亂臣賊子」就會造起反來呀④！

孔老先生怕得很，就趕快寫了這部正定名分的春秋來。

據說這部大著寫出來以後，一般所謂「亂臣賊子」見了都非常害怕，於是就不敢「犯上作亂」了⑤。

又當時還有這樣的情形：